

群众出版社

(美) 克拉丽莎·罗斯
何芳 里妮 心怡 译

失踪的 女郎

(京)新登字093号

失踪的女郎

(美)克拉丽莎·罗斯 著 何芳 里妮 心怡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58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703-7/I·213 定价: 5.70元

印数: 00001—10000册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描述了一个英国女郎伊妮德在香港的曲折遭遇。

侨居香港的英国实业巨子斯蒂文·波特的妻子玛奇神秘地失踪了，据说是淹死在海湾里。噩耗传到伦敦，同父异母的妹妹伊妮德来港料理后事。短短的几月里，伊妮德历尽艰险；黑社会恫吓和绑架，古宅幽灵时隐时现，两代佳人魂归何处，实业泰斗恩恩怨怨，走私集团国际联手，澳门魔窟艺妓复仇……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她面前惊心动魄地展开。英国女郎决心把玛奇死因探个水落石出，倚仗正义，勇斗恶势力，三番五次陷入魔窟，出生入死化险为夷。在香港警察和国际刑警的鼎力帮助之下，终于揭开了玛奇神秘失踪的真相以及流传多年的玉照之谜。

本书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人物性格鲜明细腻，文笔流畅，是一本了解国际走私集团和黑社会内幕，以及香港风土人情的读物。尤其书中强烈的悬念，令人欲罢不能，难于释卷。总之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有关社会、伦理惊险的文艺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香港噩耗	(1)
第二章	古宅茶亭	(17)
第三章	夜游遇险	(33)
第四章	幽灵初现	(49)
第五章	翻船之谜	(65)
第六章	玛奇日记	(81)
第七章	记者初访	(97)
第八章	庭园险象	(114)
第九章	墓碑被砸	(129)
第十章	镜上字迹	(144)
第十一章	奖章作证	(161)
第十二章	教堂琴声	(176)
第十三章	匪窟寻踪	(190)
第十四章	囚禁澳门	(206)
第十五章	镰里先生	(222)
第十六章	艺妓复仇	(238)
第十七章	壁橱暗道	(255)
第十八章	警长亲访	(270)
第十九章	帮会渊源	(285)
第二十章	敌友难分	(301)
第二十一章	避难李宅	(318)
第二十二章	地牢搏斗	(334)

第二十三章 化险为夷..... (350)

第二十四章 真相大白..... (366)

第一章 香港噩耗

一个伦敦所特有的阴冷的二月黄昏。冷雾、煤烟、混合各种化学杂质，凝成黄色的浓雾，罩着城市。车辆几乎无法前进，泰晤士河畔这座庞大的古城好似鬼影憧憧。下午五时左右，街上更加朦胧不清。行人在车辆之间摸索着冒险前进。

伊妮德·布兰奇就是在浓雾中奔波的一个行人。她在现代化摩天大楼内的一家保险公司里当秘书。她刚刚离开办公室乘电梯下来，发现浓雾笼罩的街道几乎已无法行走了。她懊丧极了，因为她已与伯父戴维·布兰奇约好一起去吃晚饭。天气这样坏，她恐怕要迟到了。

几个月来，这是她第一次与这一位老绅士约会。她知道这位老先生不高兴久等。更为糟糕的是，克拉里昂饭店离她的办公大楼足有四条街区的距离。她与其他许多陷入同样困境的倒霉行人一样在街道上缓慢地走着。她希望戴维伯父也会因天气受阻而迟到，这也是她此刻唯一的希望了。

刚刚二十四岁的伊妮德在伦敦已经很有生活阅历和工作经验了，自从她的异母姐姐玛奇婚后迁往那个遥远的诱人的地方——香港定居以来，她就单身住在工作地点附近的一座小公寓里。真想不到她那快乐活泼、头发金黄的玛奇姐姐竟然会遇上一位富商，并征服了他的心。这是三年前发生的

事，却好像已过了很久很久。

伊妮德冷得发抖，正与行人一起站在路也等待穿过马路。警察大声吹着哨子指挥行人车辆，想方设法往前疏通。

她茫然地瞪着黄色浓雾，心中想着玛奇。玛奇死了！她一直难以相信她会永远见不到热心的、可爱的玛奇。但是从香港寄来的信是这样说的：“玛奇死了。”这也正是她要与戴维伯父见面的原因。

她感到羞愧，因为当初她甚至嫉妒过玛奇。与一位富有的漂亮男子结婚，并居住在东方国家一座仙境似的府邸，这似乎是任何一位姑娘的最高愿望。玛奇便是实现了这样愿望的人。伊妮德也曾盼望过，但好运却一直没有降临给她。

伊妮德心中明白，她和善于交际的姐姐是不同类型的人。虽然也有许多年轻人与她约会，也喜欢有年轻人陪伴自己，但她不象玛奇那样，希望立即结婚。所以她总是小心翼翼地不和任何一位男友交往过密。她想独自生活更长一段时间，以便认定哪一种生活方式，哪一类型的丈夫对自己是最适合的。

警察转身朝她这一批行人吹起了哨子，挥手指示他们过马路。她随着行人走到马路的那一边。这里离克拉里昂饭店只有不到半条街区的路程了。

她放慢了脚步，留神寻找克拉里昂饭店，担心会在浓雾中错过了。人一旦在浓雾中错过了目标，势必会迷路的。伊妮德像她母亲一样有一头褐色头发，椭圆形的脸上闪耀着一双淡褐色眼睛，长长的睫毛使她的眼睛显得更为动人。她的双唇丰满，口、鼻端正秀丽。由于她经常兴致勃勃，脸上总是带着笑靥。但如今在这阴冷的黄昏，得知令人悲憾的噩耗

之后，她再也没有任何兴致了。

她突然站住了，橙色的灯光从两扇玻璃窗内透出来，克拉里昂饭店到了。於是她走了进去。

一个黑皮肤高个子的侍者领班朝她鞠了一躬，问道：“小姐，您找人吗？”

“是的，”她说，“我找戴维·布兰奇先生。”

这是一座有镶木墙壁的舒适豪华大餐厅。以前她只来过一次。这次是戴维伯父约她来的。

“是的，布兰奇先生在等您。请随我来！”领班引着她绕过许多餐桌，径直走到布兰奇的餐桌前。戴维站起来迎接她。他们的餐桌靠近光可鉴人的后墙壁。

伊妮德走上前去让伯父吻了吻脸颊，她道歉说：“浓雾使我迟到了。”

“常有的事，”戴维说，红润的脸上浮现着同情的微笑，“真是令个令人不愉快的夜晚啊！”

戴维是她已故父亲的兄长。已经退役了，但他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风度。他的圆脸颊上丛生浓密的灰白髭须，与他那硕大的脑袋和灰色头发非常相称。让伊妮德坐下后，他要了两杯饮料。

伊妮德对他说：“我非常感谢您来见我。”

戴维红润亲切的脸上显出遗憾的神色说：“我遗憾的是你想见到我时，我却不在这里。那时我正和军中的一位老同事到苏格兰去旅游了两周。”

“我知道。”她说。

戴维皱起了眉头：“你遭到多大的打击啊！你得知了玛奇的噩耗，而又无人同你一起分忧！我是我家族中唯一活

着的老人，我有责任帮助你，但我却没有做到。”

“我认为您已经帮助了我，”她说，“我只感到为此事打扰您而不安。但是父母都已去世，您是我唯一能求助的亲人了。”

戴维慈祥地看着她：“你这样做是对的。我愿意帮助你。真的，要是你不让我知道，我会生气的。”

饮料送来了。伊妮德说：“我这里有玛奇的丈夫的信。”

戴维蹙眉回忆了一会儿，说：“那个小伙子很英俊。我当时认为她选了个好丈夫。”

“我相信是的。”伊妮德说，并从座位上拿起她的手提包找信。信是斯蒂文·波特从遥远的香港寄来的。虽然玛奇仅仅是她的异母姐姐，但她们非常亲密。母亲去世时伊妮德只有十五岁，玛奇这位大姐姐像母亲那样抚养过她。她们刚离家工作，父亲也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去世了。这样，除了戴维·布兰奇之外，她们就没有亲人了。这位不善言词的老单身汉只要不外出旅游，总是竭力照看姐妹俩——但他经常是在外旅游的。

这时，戴维问道：“可怜的玛奇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是不是死於难产这一类事？她过去一直是很健康的。”

“是啊，”伊妮德说，取出了一个棕色信封，“她的丈夫根本没有告诉我详情。”说着，伊妮德把信递给了戴维。

戴维从口袋里取出眼镜架在鼻梁上，笨拙地拆开信封，抽出一张精美的信笺，揣摩着那封书写工整的短信的含意。读完以后，他放下信笺，红润的脸上露出愤慨的神色。“真该死，没有说明任何情况。”

“是啊！”

戴维皱着眉头又盯着信笺看了一遍，说：“他只是简单的告诉你说，玛奇死了，并要求你去香港料理后事，其它的事情根本没提。”

“他提到了他在伦敦的代理人将签支票为我支付费用。”伊妮德指出。

戴维把信递给她，生气地说：“是这样。但我仍然认为这封信是冷淡无礼的。他除了公文式的‘我遗憾地告诉你……’之类的话外，没有一点同情和思念的表示，而且也未提到玛奇是怎么死的。”

伊妮德把信放回提包内，美丽的脸庞上露出不悦之色。

“是啊，我当时真想给他拍个电报，要求他告诉我详细情况，但后来又决定等见到您以后再说。”

戴维叹了口气说：“他不告诉你关于玛奇的死因是否有什么理由呢？”

“我也纳闷来着。也许玛奇遭到某种意外，她的丈夫悲伤过度无法细说。”

戴维呷着饮料说道：“可能吧，而且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尽管我承认对此不能理解。”

“玛奇的丈夫看起来是一位极好的年轻人。”

戴维瞪了她一眼：“外表是能骗人的。那时我就担心玛奇认识他的时间太短促了。”

“大约半年之久。”

“是太短了，”这位长者说，“至少在我们那个时期认为是这样的。但是他看起来是个很好的对象，因此我没有去干涉。玛奇似乎毫不费力就得到了她认为应得到的全部财富。”

“我也是这样感觉的。”伊妮德表示同意。

戴维在餐厅柔和的灯光中显得忧心忡忡：“我觉得我当初应当多观察他一些时候，再对他们的婚姻表示同意，而且也应当把这点同玛奇谈谈。”

伊妮德探身用她纤细的手握了握戴维的大手说：“您千万不要后悔，我相信玛奇的死不会是因为她丈夫的过失。我们不能主观判断他有罪。”

“但是怎样解释那封信呢？信写的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那显然是因为他太悲痛了，”伊妮德说，“悲痛会令人反常。”

“是的，”戴维说，“这也许是答案吧。我想到适当时候我们是会了解实情的。”他以询问的目光看了看伊妮德：

“你想接受他的邀请到香港去吗？”

“我请示了我的上级。他答应给我三个月假期，”她说，“我认为时间足够了。”

“足够了，”这位灰发长者说，“你从伦敦飞到那儿只要二十多个小时。这么说，你已下定决心要去见斯蒂文·波特了！”

“是的，”她说，“特别在这种情况下。我确实想弄清玛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还想知道玛奇的生活和她居住过的地方。有一些私人的东西，如她日常戴的珠宝手饰以及照片等，这些东西对她的丈夫已经没有意义了，但对我却是很有价值的。”

戴维·布兰奇又一次叹气说：“我不大愿意你独自到那里去。”

“为什么？”

他犹豫地说：“我的意思是，如果玛奇死得蹊跷，那末你也会陷入险境的。”

她的淡褐色眸子睁得大大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戴维挥了挥手提醒她说：“是不可能，但也有可能。你并不知道玛奇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斯蒂文在信中又支支吾吾。我认为这就很令人怀疑。”

伊妮德最初也曾这样想过，但她强迫自己不去怀疑，因为如果她去香港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情况，那就不应首先抱着这种怀疑。

现在她极力以随随便便的口吻说：“我根本不担心这些。我相信斯蒂文将对我作出令人信服的圆满解释。我最关心的倒是签证，防疫注射，托运行李等等。”

“这只是些例行手续。”她的伯父以一个沉着老练的旅行家的口吻说，“在这方面我可以帮助你，不过我可不能到香港去照顾你了。”

她微笑着说：“不需要。您只要在我动身以前帮帮我就行了。我要买一些合适的衣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见过他的代理人了么？”

“没有。我想先与您谈谈，过后再去见他。”她说，“如果浓雾消散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千万可别出什么事情！”伯父担心地说。

“不会出什么的。”她说得很肯定，尽管她感到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大的把握。为了变换话题，她问道：“您服军役时在香港住过，是吗？”

他点点头，立即正襟危坐，又一次回想起自己当少校时的情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被派到那座岛上去执行任

务。在日本人攻陷香港以前我就离开了，真是幸运。”

伊妮德很感兴趣地问道：“战争时期，香港沦陷了，是吗？”

“真可怕。”戴维捻着灰白八字胡回忆说：“加拿大人进驻了香港。这些可怜的家伙还未来得及弄清地形，制定出防御计划，小个子日本人就打过来了。加拿大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失败了。结果香港被日本人占领。”

“战后您去过那里吗？”

“没有，”他说，“我遇见去过香港的人。他们告诉我说香港的变化很大。现在到处都是摩天大楼，街上车辆如梭，老城区只剩下一小块地方了。他们还预言说几年以后这一小块地方也将全部西化。”

“这就是说，我并不是去到完全陌生的异地他乡啰？”

“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伯父告诉她说，“虽然有这么些摩天大楼，现代化道路，但香港仍然是一座东方城市。在现代化外表掩盖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了解东方的生活方式是要花费时间的。你到那里千万别让人骗了。在市场上买东西要谨防上当受骗，不要轻信某些看起来是正派文雅的人的谎言。”

伊妮德阻止他说下去：“您仍然担心斯蒂文·波特不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是吗？”

“我不仅仅在想他这个人，”伯父说，“我是了解东方的，我在那里住过。那里很美，有许多漂亮的人，但是也有西方人不熟悉的另一个世界。香港是一个西方人可能坠入圈套和晕头转向的世界。”

“您是想吓唬我吧？”

“不，我想使你明白。在香港这座小小的岛屿上居住着三百万人。这是一块充满奇闻怪事的异国土地。那里有东方国家的各种各样人物，也有西方国家的各种各样人物。从那里乘小艇几小时可到澳门。澳门是各种走私集团的东方大本营。不论毒品、黄金、宝石只要出钱，就能买到。”

伊妮德说：“我大概不会去香港以外的地方。我计划去看斯蒂文·波特，料理完玛奇的后事，就直接回伦敦。”

戴维说，“我还有一两位老朋友在那里。待我查查他们的姓名和住址。我要写信把你介绍给他们。至少这是我能帮助你完成使命的一种方法。”

“我很感谢您。”她恳切地说。

“我马上去办。”戴维说道。他示意侍者过来，对伊妮德说：“现在让我们来点菜吧。”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伊妮德请了假，到斯蒂文在伦敦的很有气派的代理处去。代理人给了她一个封口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张数目相当可观的支票。她认为用来支付旅途所需是绰绰有余的了。她感到斯蒂文·波特无疑是个慷慨大方的人。

接着便是忙于办签证，防疫注射和打点行装，很少有时间考虑问题，一直忙到临走的那一天上午。戴维伯父陪同她站在伦敦机场上。这一天上午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她即将乘坐的客机银光锃亮，在柏油跑道上停候着。

伊妮德转向她的伯父说，“我到达香港后，了解了事情的详细情况，就立即给您写信。”

这位灰白头发的长者手里拿着帽子，应道：“我等着你的信。”他又问道，“斯蒂文·波特知道你乘哪次班机

么？”

她点点头：“是的。我已拍电报告诉他了，并要求有人去接我。”

“一定要他们来接，”戴维赞许说，“你记下我的朋友
的姓名和地址了吗？”

“记下了。”

这时，工作人员已在招呼她上飞机。她焦急地看着伯父说：“我现在必须走了。”

戴维的圆脸上浮现出忧虑的神色。他笨拙地搂着伊妮德，吻着她的面颊道别：“要保重，我对那个家伙还是不放
心。”

她点头答应，含泪转过身去，赶上了上飞机的人群。仓促之间她掉落了一个旅行袋。当她停下来正要拣时，一位黑发的英俊男子飞快地拣起旅行袋递给了她。他那晒得发黑的端正的脸上闪现着微笑。

“谢谢。”她气喘吁吁地说，又匆忙赶了上去。

“我十分乐意为你效劳。”这位年轻人以一种美国人特有的口音对她说。

空中小姐把乘客引到客机的座位上。身着彩色沙丽的纤小的印度姑娘使他们感到已经开始接触东方。伊妮德被领到大客机中间的一个靠窗座位上。她刚刚坐下就发现那个美国人来到她身边的一个座位就坐，这使她又惊又喜。美国人向朝他微笑的印度空中小姐道了谢，然后对伊妮德鞠了一躬，坐在她身旁说：“我没想到这么快又见到你了。”

“我也没想到。”伊妮德回答时不知为什么羞红了脸，于是她又急促地说，“你帮助了我，你真好。”

“没什么，”美国人回答道，并用那一双热切的黑眼睛打量着她，“你是英国人？”

“是的。”

“我是美国人。既然我们坐在一起将结伴旅行，我就介绍一下自己，可以吗？我叫查尔斯·米兰诺，准备回香港。我是被派到那里当记者的。”

“我很高兴认识你，”她衷心感到愉快，“我也到香港去，但是在那里住的时间不会长。”

他扬起了黑眉毛：“好极了，那么，我们是同路了。这是你第一次去香港吗？”

“是的，”她说，“我对香港很感兴趣。”

“一个有趣的地方，”年轻的美国人表示同意，“香港是古老和现代的奇妙的混合体。香港有阴暗的小巷，也有现代化的大街，有港口的小舢板船，也有高高耸立着的豪华欧洲旅馆。我记得英国诗人吉卜林过去常说曼德勒是一个东西方交汇的地方。我却想说，今天的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伊妮德听着他的谈论，兴致愈来愈浓。

“你是一个记者，一定了解这座城市的许多事情。”

他点点头。他那很有男子气概的黝黑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们发现了所能发现的一切。”

预报起飞的通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飞机略微颤动了一下就升到空中，穿过云层底部，然后，她感到飞机继续爬升了一倍的高度，越过白色云层，进入阳光灿烂，一望无垠的高空。乘客轻松起来了。查尔斯·米兰诺请求伊妮德允许他抽烟。

然后，他告诉伊妮德说：“再过几分钟天就黑了。”

“天黑了？”她惊讶地问道。

查尔斯·米兰诺又很得意地看了她一眼，“是的，在英国时间二点以前我们将进入黑暗之中。我们正以惊人的速度迎着黑夜飞去。”

“我忘了时差概念了。这是我第一次作真正的长途旅行。”她说，“我的伯父在军队时曾驻在香港，但那是战争以前的事了。”

“是吗？”美国人津津有味地抽着烟，“你是去看亲戚的吧？”

“一个姻亲，”她谨慎地说。

虽然她对这位年轻人的初步印象是良好的，但她还是认为不该过多地告诉他关于自己的任务，特别现在她还不清楚她将遭遇到什么事情。玛奇的死因尚未揭晓呢！

“知道了，”年轻的美国人说道。他并未对这个题目表示出过多的好奇心，“我们正在飞越欧洲，几小时后我们将在贝鲁特首次着陆。”

起飞时的兴奋心情已经过去，伊妮德感到有些困了。查尔斯·米兰诺帮助她调好坐椅，在她的头下塞进一个枕头，让她舒适地靠着。她闭上眼，听着飞机单调的嗡嗡声以及从周围各类乘客那里传来的含糊不清的低语。她想像着香港，想像着在机场遇见斯蒂文时该对他说些什么。她毫不怀疑斯蒂文会亲自来接她，并告诉她关于玛奇骤死的详情。她希望他们之间不会出现尴尬的局面。但是，她却又一次对斯蒂文信中的古怪语气困惑不安。难怪可怜的戴维伯父为她的安全忧心忡忡。